

## 第四章 郵驛傳遞網路

王充的《論衡》說到：「二十八宿為日月舍，猶地有郵亭，為長吏廨也。郵亭著地，亦如星舍著天也。」從郵亭分佈情況秦漢時期道路發達。更有以郵來命名如杜郵、曲郵、黃郵等。郵驛組織的發展與道路交通網絡是密不可分，水運在秦漢時期已經廣泛的應用，郵驛組織與水路的發展在本章中有相關的探討。

### 第一節 陸路郵驛傳遞網路

秦始皇二十六年（西元前 221 年）完成統一以後，分天下為三十六郡，以「諸侯初破，燕、齊、荊地遠」，急迫需要加強交通以鞏固國家統治。因此，就在六國的交通基礎上，致力於全國交通網的修建。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云：

墮壞城郭，決通川防，夷去險阻。<sup>1</sup>

「決通川防，夷去險阻」有助於交通建設。經過修築與鑿通，將東方各國的道路納入一致性的、有規劃的交通道路系統之中。其中較重要的為馳道與直道，所以《漢書·賈山傳》云：

為馳道於天下，東窮燕齊，南極吳楚，江湖之上，瀕海之觀畢至。<sup>2</sup>

---

<sup>1</sup> 《史記》，卷六，〈秦始皇本紀〉，頁 252。

《史記·秦始皇本紀》載：

三十五年，除道，道九原抵雲陽，塹山堙谷，直通之。<sup>3</sup>

同書〈六國年表〉則曰：

三十五年，為直道，道九原，通甘泉。<sup>4</sup>

說明秦始皇時期已將交錯綜橫的交通幹道，結成綿密的陸路交通網路。其網路大致由首都咸陽為核心對四方放射，這些道路大致有直道、隴西北邊道、漢中巴蜀道、三川東海道、南陽南郡道、邯鄲廣陽道、北邊道、并海道等。<sup>5</sup>這些道路其後也大體為漢朝所沿用。

上述列舉的是以咸陽為中心向四方輻射的主要大幹道。在這些主幹道之外，郡與轄下的縣、鄉；王國與轄下的縣、鄉，或是某一個大區域與附近地區的聯繫等，應該還有一些其他的聯繫交通路線。《史記·蔡澤傳》云：「棧道千里，通於蜀漢」，<sup>6</sup>當時巴蜀地區有四條重要的道路，一為北面川陝金牛道，一為東面川鄂峽路，一為南面川滇通西南夷地區的五尺道，一為西南川滇通西南夷的邛笮

<sup>2</sup> 王子今，《秦漢交通史稿》，頁 28。

<sup>3</sup> 《史記》，卷六，〈秦始皇本紀〉，頁 256。

<sup>4</sup> 《史記》，卷十五，〈六國年表〉，頁 758。

<sup>5</sup> 王子今，《秦漢交通史稿》，頁 28。

<sup>6</sup> 《史記》，卷七十九，〈蔡澤傳第十九〉，頁 2423。

道。漢承秦制，交通路線的開拓與制度蓬勃發展，這時期巴蜀的交通路線川陝交通有金牛、嘉陵、米倉、洋巴四道，川甘有西山、景谷、陽平小道，川滇有旄牛，西南夷與西夷道，川黔有符關，黔川道，川鄂有峽路。<sup>7</sup>

郵驛的主要功是傳傳遞公文書、或是提供往來官吏停駐之所，所以它的設置離不開交通路線。以巴蜀為為例：南夷、金牛、西山、旄牛與峽路皆設有郵亭，在金牛道的為金牛驛、旄牛道有邛郵。<sup>8</sup>

《尹灣漢墓簡牘·集簿》所載的東海郡縣、邑、侯國有三十八個，郵三十四個，<sup>9</sup>說明東海郡並非每一縣都設置有一郵。那麼三十四個郵分布在那些地方？目前並有直接的材料來證明。但是可以理解的是，這些郵的設置地點，應該在交通要道上。

除了上述的道路以外，在內郡與首都之間還有驛道、官道。一般都依附於以直道、隴西北邊道、漢中巴蜀道、三川東海道、南陽南郡道、邯鄲廣陽道、北邊道、并海道為基礎的道路之上。

以上所述為秦漢時代的道路，沿途大體都有郵驛的設置，但是具體的郵驛路線情況不是很清楚。《居延漢簡》、《居延新簡》、《懸泉漢簡》與《里耶秦簡》的

---

<sup>7</sup> 藍勇，《四川古代交通路線史》，（重慶：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，1989年12月第1版），頁2。

<sup>8</sup> 同前註引書，頁78。

<sup>9</sup> 連雲港市博物館 東海縣博物館 中國文物研究所 中國社會科學院簡帛研究中心，《尹灣漢墓簡牘》，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7年9月），頁，頁79—84。

出土，對西北及江南地區的郵驛路線有了較明白的記載。

《居延新簡》、《懸泉漢簡》各出土一枚道里牘，根據兩簡牘所載的驛置，可以將長安往河西四郡的道路復原。<sup>10</sup>《居延新簡》的記載為：

長安至茂陵七十里	媼圍至居延置九十里。	
茂陵至苻置卅五里	居延置至角 <sub>世</sub> 里九十里	
苻置至好止七十五里	角 <sub>世</sub> 里至彳胥次九十里	
好止至義置七十五里	彳胥次至小張掖六十里	
月氏至烏氏五十里	刪丹至日勒八十七里	
烏氏至涇陽五十里	日勒至鈞著置五十里	
涇陽至平林置六十里	鈞著置至屋蘭五十里	
平林置至高平八十里	屋蘭至 <sub>氏</sub> 池五十里	E.P.T.59：582 <sup>11</sup>

《懸泉漢簡》所載為：

蒼松去鸞鳥六十五里	<sub>氏</sub> 池去鯨得五十四里
鸞鳥去小張掖六十里	鯨得去昭武六十二里府下
小張掖去姑臧六十七里	昭武去祁連置六十一里

<sup>10</sup> 初世賓，〈漢簡長安至河西的驛道〉，《簡帛研究 2005》，（桂林：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8年9月），頁89。

<sup>11</sup>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、甘肅省博物館、文化部古文獻研究室、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，《居延新簡》，頁395—396。

姑臧去顯美七十五里      祁連置去表是七十里

玉門去沙頭九十九里

沙頭去乾齊八十五里

乾齊去淵泉五十八里

• 右酒泉郡縣置十一 • 六百九十四里      II 90DXT0214① : 130A<sup>12</sup>

從這兩簡中所載的地名以及根據《中國歷史地圖集》的秦、西漢、東漢時期三幅地圖來分析，這條郵路由東向西依次為：長安—茂陵—苻置—好止—義置—月氏—烏氏—涇陽—平林置—高平—媼圍—居延置—角里—胥次—小張掖—姑臧—顯美—番和—刪丹—日勒—鈞著置—烏蘭—世池—鱒得—昭武—祁連置—表—樂涇—綏彌—祿福—玉門—沙頭—乾齊—淵泉—冥安—魚離置—懸泉置—遮要置—敦煌。<sup>13</sup>

上述地名所連結構成的郵路，除部分不當驛道主幹的縣外，多數和通往河西的道路基本是相同的。不當驛道主幹的縣，相當多屬於邊塞對敵軍區，例如：蒼松、鸞鳥等它們與主幹驛道之間有驛道相連，而不在當道的郵驛不等於沒有郵驛事務。<sup>14</sup>

<sup>12</sup> 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，〈敦煌懸泉漢簡釋文選〉，《文物》，2000年第5期，頁33。

<sup>13</sup> 初世賓，〈漢簡長安至河西的驛道〉，《簡帛研究2005》，（桂林：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8年9月），頁108。

<sup>14</sup> 同前註引書，頁100。

河西郵路的出現和河西漢塞的興築密不可分。河西漢塞興築的時間，分別在漢武帝、昭帝、宣帝時期，其與連結西域，隔絕羌、胡，打擊匈奴的政治戰略，有著密切的關聯。為了維護中原到西域交通的通暢，保障河西軍屯的郡縣移民墾殖的安全，成為經營西域的前進基地，漢朝對於河西的開發分五次逐段興築障塞烽燧。第一次為漢武帝元鼎六年（前 111 年）由令居築塞至酒泉，第二次為漢武帝元封四年（前 107 年）由酒泉築塞至玉門關，第三次為漢武帝太初三年（前 102 年）由張掖築塞至居延澤，與由休屠城築塞至休屠澤，第四次為漢武帝天漢初（前 100 年—前 99 年）由敦煌西築亭隧至鹽澤，第五次漢宣帝地節三年（前 67 年）由媼圍至擗次。<sup>15</sup>上述的這一條郵路應是在各個時期陸續修築而成。

前述漢武帝太初三年由張掖築塞至居延澤，因此張掖至居延澤應也有一條郵驛路線。陳夢家根據《居延漢簡》中的郵書課與其他有關郵程之簡整理出一個郵書表。表中→表示南行，←表示北行，其內容為：<sup>16</sup>

## 郵書表

### 一、破城子出土者

校臨木郵書一封，張掖居延都尉

203.2

收降卒严→當曲卒同→臨木卒祿→城<sub>北</sub>隧則

188.3+224.23 (甲 1238)

<sup>15</sup>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吳初驥，《河西漢塞調查與研究》，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2005 年 11 月），頁 17。

<sup>16</sup>陳夢家《漢簡綴述》，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4 年 4 月），頁 12。

收降卒严→當曲隧卒感→臨木卒□→

詣張掖大守府 56.37

居延收降卒褒→當曲卒湯→臨木卒護→城<sup>北</sup>北隧則

133.23 (甲 767)

臨木卒戎→城<sup>北</sup>北隧則

臨木隧□→城<sup>北</sup>北隧則 484.8

城北隧卒捐之→〔武〕賢卒辟→臨木隧□→卅井城<sup>北</sup>北隧卒尊

484.34

〔詣〕都尉府

132.27

城北卒→幹庭 →臨木卒

南書一封，居延都尉章，詣張掖大守府

317.27 (甲 1691)

收降卒輔→當曲卒昌→臨木卒□→卅井卒弘

收降卒敞→當曲卒樂→不侵卒賀→吞遠卒蓋

104.44

□月郵書二封，張掖居延都尉章

188.21+194.11 (甲

1081)

收降卒□→當曲卒同

南書□封，其一封詣張掖大守府

161.2

居延收降卒→當曲隧卒趙宣

南書一封，居延丞印，橐一

214.86

正戌隧→臨木

南書二封，皆都尉章，詣張掖大守府

49.22+185.3(352)



不備卒樂→執胡卒□→城北卒負

南書三封，其一封居延居尉章，詣張掖大守府，一封居延印詣

127.25 廣地候官，一封居延塞尉印詣屋蘭

□□卒明→□□□□→卅井卒□

〔南書三封〕，其二封詣張掖大守府，一封詣弘大守府 33.11

→ 臨木

〔南書□封〕，其一封居延都尉章，詣酒泉北部都尉章府，一封居延 44.16

令印…

南書一封，殄北侯印 30.4

南書一封，居延都尉章，詣張掖大守府 49.33 (甲

353)

(又 33.16, 59.19, 84.24, 234.7 等簡略

同)

書一封，居延都尉章 59.19 甲 421)

(又 132.28, 158.8 等簡略

同)

移廣地候官一事一封，八月壬子尉史并封 58.11 (甲

416)

移書以即下鋪時起城北 30.7 (甲

228)

• 右南書… 143.26 (甲 790)

北書三封，合檄析檄各一，其三封，析檄張掖大守府章詣府， 157.14 (甲 916)



- 合檄牛駿印詣張掖大守府牛掾在所
- 收降卒福←當曲卒昌←臨木卒副←卅井卒弘
- 居延收降卒□←當曲卒同←臨木卒午→卅井〔卒〕 □270.2
- ……詣居延都尉府 229.4
- 收降卒□←當曲卒湯←臨木卒護湯←卅井城<sup>北</sup>北隧卒則 173.1 (甲 944)
- 城北卒 ←武賢〔卒□〕臨木卒汪←城<sup>北</sup>北隧通
- 卒意←卅井卒赦 185.21 (甲 1068)
- 收降卒發←當曲卒□←不侵卒受王←吞遠卒賜 56.41
- 北書五封，其一封肩水倉長印詣都尉府，一封鯨得丞印詣居延， 317.1 (甲 1671)
- 一封居延左尉印詣居延，一封昭武印詣居延，一封氐池長印詣居延
- ←不侵卒受王←吞遠卒□
- 殄北 ←鈔庭隧長周安 161.6 (甲 963)
- 月郵書課，北書一封，張掖廣地候印詣居延 214.12
- 北書一封，張掖都〔尉〕… 103.17 (甲 595)
- 誠北建昭五年過二月過書刺一 138.18
- 吞遠部建昭五年過書刺… 135.14 (甲 2538)
- 建昭五年三月臨木隧郵書課 145.34 (甲 830)
- 檄臨木郵書三封 224.5 (甲 1259)

之當曲〔隧〕取郵書并簿吏	507.9 (甲 1976)
當曲隧長官武將郵書詣官，十月乙亥蚤食之	46.6 (甲 337)
甲渠候官河平二年三月郵書南…	227.14
一月郵書刺北書二封 肩水…	70.21

## 二、布肯托尼出土者

南書一封，居延都尉章，詣張掖大守府	163.19
甲渠臨木隧卒城→城 <sub>方</sub> 北隧卒→卅井南界隧卒→廣地北界隧卒	
明火當以夜大半五分付累虜	305.15
□當以雞中雞時付累虜	

## 三、博羅松治出土者

…卒收夜食時	436.1
…界中卅九里	
…破虜 日鋪時卒孫則…	437.15+16
…食時卅井卒…	455.8

## 四、查科爾帖出土者

入南書二封，皆居延都尉章，一詣敦煌，一詣張掖府，郵行永元元年九月十四日	
夜半楊受趙伯	130.8
入南書二封，居延都尉詣府	128.2
永元十年正月五日蚤食狐受孫昌	
入南書五封，三封都尉章	552.3+4
一合甲渠田塞尉詣肩水塞尉	
十六年六月十七日平旦時橐他隨長萬世、令史胡頌、弛刑孫明	
入北書五封，皆張〔掖大守府章〕	130.12
出北書一封二	舍 130.15

## 五、金關出土者

南書五封，合檄詣張掖城司馬，設屏右大尉府；一封詣右城尉，一封詣經尉侯利，	
一封詣谷成、東阿，右三封居延丞印橐他莫尚卒單崇→驛北→沙頭周良	288.30
北書三封，皆張掖大守章，詣府	75.14
出北書，詣居延	140.20
北書一封，家屬……	62.22
□北郵	75.10
……郵行北部倉	204.9

## 六、地灣出土者

書一封，張掖水官 299.17

檄二封，其一張〔掖〕……，書一封張掖大〔守府〕 274.4

南書一封，天鳳六年三月甲戌 346.44

南書三封

237.28

酒泉大尹□書一封，酒泉大尹章 350.40 (甲

1787)

## 七、大灣出土者

南書一輩一封，番和尉印詣肩水都尉府 506.6 (甲

1992)

驛北卒音→沙頭亭長

沙頭亭卒宣→驛馬卒同

南書一輩一封，張水肩候詣肩水都尉府 505.2 (甲

1991)

驛北卒音→沙頭亭長

沙頭卒宣→驛馬卒同

〔南書〕一封，居延都尉詣肩水府 495.13+28 (甲

1874)

沙頭卒同→驛馬卒良→不今卒豐

- 上書一封，居延印丞，上公車司馬，建平五年二年辛未 506.5(甲 1993)
- 沙頭亭卒忠→駢馬卒良→不今卒豐
- 沙頭卒同→駢馬卒良→不今卒恭 495.21(甲 1891)
- 南書二封，封皆橐他候印，一詣肩水都尉府，一詣昭武金關時……沙頭卒同→  
□□□□→不今卒同 502.1(甲 1910)
- 南書二封居延都尉皆詣張掖大守府 495.3(甲 1918)
- 沙頭卒良→□□卒同→破虜卒□
- 南書一封，張掖居延都尉詣張掖大守府 506.17(甲 2007)
- 〔沙頭〕卒忠→□□〔卒〕□
- 南單檄詣城官，都吏郝卿印 505.19(甲 1963)
- 沙頭卒長詡→
- 南書二封，二封章破，詣鱒得 505.23(甲 1967)
- 界亭卒同
- 南書一封橐他塞尉… 505.39(甲 1983)
- 出亡人赤表函一北，元康三年 502.3(甲 1912)
- 臨渠隧長→乘胡隧長→并山隧長普，函行
- 南書五封，一封詣肩水府，一封張掖肩候詣肩水府 503.3(甲 1922)
- 南書二封，皆丞，送萬歲 506.4(甲 1990)
- 北肩塞尉印 506.9(甲 1995)

北書七封，其二封皆張掖大守章，二封河東大守章，又詔書二 502.9+505.22(甲  
1914)

封，皆詣居延都尉府，一封府君章，詣肩水

驛北卒護←沙頭卒忠

卒憲←不今卒恭

府記一致廣地塞廣地

505.6(甲

1955)

驛北卒護←沙頭卒忠

卒憲←不今小史晏

一封詣廣地，一封詣橐他

503.1(甲

1920)

驛北卒護←沙頭卒忠

卒憲←不今卒恭

沙頭卒同←不今卒同

495.19(甲

1867)

二封記詣肩水，一封詣居延都尉

506.16(甲 1999)

驛北卒朝←沙頭卒忠

北記一，記一左掾私印，詣肩水候官

506.19(甲 2014)

北書五封，一封杜陵左尉即詣居延都尉 卒順

505.39(甲 1983)

書一封，張掖大守章 騎士自言

19.22

二封張掖大守章，一封詔書四封皆府君章

495.2(甲 1875)



陳夢家所的这个郵書表內容約有下列諸項：(1) 南書或北書，(2) 郵書性質(如書檄、詔書等)，(3) 封數及其裝束(如合檄、析檄) (4) 發文者的封泥印章，(5) 所詣即收文者，(6) 傳授的郵站及其吏卒姓名(7) 郵站收發時刻，(8) 規定的里程即時程(9) 傳送的方法(如郵行、亭行、隧次行、吏馬行) (10) 其他。傳授的郵站(即亭隧)大約可分為前站、中間站與下站三者。凡南書，前站在北而下站在南；北書則反之。所謂的中間站，往往是簿書記錄者，承受前站，傳付下站，其所記前站往往兩個隧，而下站至記一個隧，凡稱「使某隧卒」或「受某隧卒」，指所承受前站隧名卒名，凡稱「付某隧卒」者，指傳付的下站隧名卒名。破城子出土簡，南書以臨木為中間站，當曲為前站而卅井城<sup>敖</sup>為下站，北書以當曲為中間站，臨木為前站而收降為下站。布肯托尼出土簡，南書以卅井南界為中間站，臨木、城<sup>敖</sup>北為前站而廣地北界為下站。金關出土簡，南書以驛北為中間站，橐他莫尚為前站而沙頭為下站。大灣出土簡，南書以沙頭或驛馬為中間站，驛北或沙頭為前站而驛馬或不今為下站，北書以沙頭為中間站，不今為前站而驛北為下站。<sup>17</sup>並進而據此畫出郵站的幹線圖。<sup>18</sup>

<sup>17</sup>陳夢家《漢簡綴述》，(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4年4月)，頁22。

<sup>18</sup> 同前註引書，頁23。



研究居延地區的驛路線提供了一個基礎。郵站表為南北兩段，不相連接，因為中間沒有廣的北界至廣地南界的記錄，空缺之處應有一、二個站。卅井塞的旁支郵路，亦缺乏資料，不能畫出。

內地郵路的具體記載，見諸《里耶秦簡》，其內容是南郡屬縣「鄢」到洞庭郡屬縣「遷陵」所經郵站及里程，相關簡文如下後：

鄢到銷百八十四里

銷到江陵二百卅里

江陵到孱陵百一十里

孱陵到索二百九十五里

索到臨沅六十里

臨沅到遷陵九百一十里

口口千四百卅里



(J11652)<sup>19</sup>

這條郵路地處漢水與沅水之間，先後穿越江、油、澧水，並沿用沅水、酉水等水道作為郵路的一部分。秦朝從遷陵出發，可經水、陸幹道或間道，分別通往洞庭郡屬下其他縣邑及周邊的巴、南郡、蒼梧等郡。<sup>20</sup>因此這一條郵路包含了陸路郵與水路郵路。後者在下一節中將另行討論，於此僅就陸路部略加說明。

<sup>19</sup>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，《里耶發掘報告》（長沙，岳麓書社，2007年1月），頁199。

<sup>20</sup>王子今，〈秦漢時期湘江洞庭水路郵驛的初步考察——以里耶秦簡和張家山漢簡為視窗〉，《湖南社會科學（文教·歷史）》，（2004年5月），頁136。

1. 遷陵通往洞庭郡、南郡的路線，有三條，其中兩條為陸路，分別是：①遷陵——（沅陵）——臨沅——索——孱陵——江陵——銷——鄢；②遷陵——零陽——孱陵——江陵。

2. 遷陵通往巴郡的路線，多水陸並用，並橫穿西、烏分水嶺間的間道——延江水（即黔江或烏江）下游河道——江水（枳縣以西）這條通道，至巴郡治所江州。此外，從西水上游河谷或澧水支流澧水等間道北上，至夷水，再轉向西，橫穿夷、烏分水嶺，也可至黔江下游，並與遷陵以西的間道相交。

3. 遷陵通往蒼梧郡的路線：遷陵通往蒼梧郡的路線：從遷陵通往蒼梧郡的陸路主要是從臨沅、益陽至湘水下游的臨湘（長沙），再由此南下五嶺。據里耶秦簡中的遷陵輸“弩臂”文書可知，遷陵——臨沅，遷陵——益陽，是秦朝重要的委輸路線。由於臨沅位於遷陵、益陽之間，故推測，遷陵——臨沅——益陽，是當時溝通湘西與湘中兩地的一條重要通道。其中，臨沅——益陽，是與臨沅以北郵路相連的幹道，當屬馳道。據湖南地方誌記載，零陵縣有「秦馳道」，在「縣東八十里，闊五丈餘，類今之河道，兩岸如削，夷險一致」。《史記》：「秦始皇命天下修道，以備遊幸，即此。」若此條材料屬實，則說明秦始皇時期所修馳道，由北而南縱貫湖南，直達湘江上游和五嶺。通過這條幹道，蒼梧郡與關中內史及秦都咸陽緊密地聯繫起來。此外，蒼梧郡「兵輸內史」也可繞道湘西，經遷陵通往巴郡的路線，北上關中。<sup>21</sup>

<sup>21</sup>鐘焯，〈試探洞庭兵輸內史及公文傳遞之路線〉，《長沙大學學報》，2007年第1期，頁12。

《里耶秦簡》所載南郡屬縣「鄢」到洞庭郡屬縣「遷陵」所經郵站及里程，是秦代的情形，漢代也可能會沿用。它雖是內地郵路的一小部分資料，能夠提供復原的路線也很少，但是可以提供了解郵路的一個簡略概況。

秦漢時期郵驛路線的資料，不如唐宋明清時期的完整，在傳世文獻中完全並見詳續記載，幸而大批秦漢簡牘的出土，提供了一些討論的空間，儘管距離建構一個完整郵驛路線的目標還很遙遠，但至少可以了解當時郵驛路線的簡略分布情形。

## 第二節 水路郵驛傳遞網路



《史記·夏本紀》云：

陸上乘車，水行乘船……，以開九州，通九道，陂九澤，度九山。<sup>22</sup>

《史記·河渠書》又云：

自是以後，滎陽下引東南為鴻溝，以通宋、鄭、陳、蔡、曹、衛，與齊、汝、淮、泗會。于楚，西方則通渠漢水、雲夢之野，東方則通（鴻）溝江淮之間。於吳……此渠皆可行舟，有餘則用溉浸，百姓饗其利。<sup>23</sup>

---

<sup>22</sup> 《史記》，卷二，〈夏本紀〉，頁 51。

<sup>23</sup> 《史記》，卷二十九，〈河渠書〉，頁 1407。

說明中國古代除了陸運外，也利用水路運輸。

秦漢時期水路航運基本上是由黃河水系、長江水系、珠江水系為主，以及以運輸為主要目的的人工河道。如鴻溝、邢溝在先秦時代已經開通航運，在秦漢時代新開通有靈渠、陽渠、漕渠等等。

水路運輸的主要目的在於運糧，文書的遞應為附屬其中的項目之一。《後漢書·岑彭傳》注引東觀記曰：「詣行在所河津亭。」<sup>24</sup>《三國志·魏書·程昱傳》云：

昱又遣別騎絕倉亭津，陳宮至，不得渡。<sup>25</sup>

又《史記·項羽本紀》曰：

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。烏江亭長檝船待。<sup>26</sup>

烏江亭為烏江的津亭，由此也可以確切了解亭與津為並存的，或者說靠近水邊的亭都有用於行水的碼頭。

從文書傳遞的過程看，郵亭都是必傳的單位，而上文中亭與津同為重要的機

<sup>24</sup> 《後漢書》，卷十七，〈岑彭傳第七〉，頁 656。

<sup>25</sup> 《三國志·魏書》，卷十四，〈程昱傳〉，頁 427。

<sup>26</sup> 《史記》，卷七，〈項羽本紀第七〉，頁 336。

構，或者說津附近有亭的機構，因此在傳遞文書上或許有若干的關係。

秦漢時期黃河主要津渡所處的位置，由東向西分別為：厭次津—鬲津—平原津—倉亭津—白馬津—圍津—延津—杜氏津—卷津—成皋津—五杜津—孟津—平陰津—小平津—大陽津—豆津—風陵津—蒲津—汾陰津—采桑津。<sup>27</sup>因此又郵驛路線有可能是沿著這些津渡設立。當然這些津渡是水陸交會轉之地，陸路郵驛也有可能利用這些津渡做為驛站，所以它們可能兼具有水陸路驛的功能。

秦漢時期長江水系中以三峽以下水運的條件較優越。《三國志·吳書·陸遜傳》記載：

西陵、建平，國之蕃表，既處下流，受敵二境。若敵汎舟順流，舳艫千里，星奔電邁，俄然行至，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縣也。<sup>28</sup>

由上文中「汎舟順流……星奔電邁」可了解此地水運的方便，但在秦漢時期江南的尚受到多種的條件限制，漢代中央對於長江水文情況遠遠不及對黃河的了解，當時聯繫江南地區的陸路交通並不發達，沿江聚落的規模與分佈的密度與黃河沿岸有著明顯的差異。這條件也決定長江津渡的作用與通行量無法與黃河的津渡來相比。

---

<sup>27</sup> 同前注引書，頁 285。

<sup>28</sup> 《三國志·吳書》，卷五十八，〈陸遜〈子抗〉傳〉，頁 1359。

江南的水路郵驛，在六朝以後隨著對江南的開發才有著明顯的發展，在唐宋詩中就有許多反應水驛的資料。而秦漢時期水驛的資料，在史料中記載的相當稀少，因此在研究上受到相當的限制。不過在《里耶秦簡》與《張家山漢簡》都有反應當時湘江洞庭水系水路郵驛的信息，為研究秦漢時期江南水路郵驛的重要資料。<sup>29</sup>

《里耶秦簡》記載，遷陵通往洞庭郡、南郡，也可利用水道。有南郡竟陵縣借遷陵公船的文書：

廿六年八月庚戌朔丙子，司空守繆敢言：前日言競（竟）陵蕩陰狼段（假）遷陵公船一，袤三丈三尺，名曰施（？），以求故荆績瓦，未歸船。

J1（8）134 簡<sup>30</sup>

說明遷陵與竟陵之間有水道相連，遷陵公船當順西水而下，經沅水、洞庭入江水，此後或由揚水（荆漢運河）至竟陵，或繞道江、漢交匯口，再溯漢水至竟陵。這段路線中的「江水」是指長江中游的荆江河道，從古至今都是一條重要水道。

《里耶秦簡》中的里程簡 J1①52 第二欄為：

鄢到銷百八十四里

<sup>29</sup>王子今，〈秦漢時期湘江洞庭水路郵驛的初步考察—以里耶秦簡和張家山漢簡為視窗〉，《湖南社會科學（文教·歷史）》，（2004年5月），頁136。

<sup>30</sup>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，《里耶發掘報告》（長沙，嶽麓書社，2007年1月），頁199。

銷到江陵二百四十六里

江陵到孱陵百一十里

孱陵到索二百九十五里

索到臨沅六十里

臨沅到遷陵九百一十里

凡四千四百四十四里<sup>31</sup>

王子今從這一里程表分析，指出當時的郵路，應當是陸路與水路並用。雖然「銷」的地望不能確定，然而據今湖北宜城附近的「鄢」臨漢水，鄢到江陵方向與漢水流向大體一致分析，鄢到銷百八十四里，很可能經由水路。據「江陵到孱陵百一十里」以及「孱陵到索二百九十五里」分析《中國歷史大辭典》歷史地理所為「孱陵」在今湖北公安縣西南的說法比較合理，「孱陵」已經進入洞庭湖區。「江陵到孱陵百一十里」可順流走長江水路，再進入洞庭湖水網地帶。「孱陵到索二百九十里」同樣經洞庭湖區。「索到臨沅」則循沅江上行。那麼實際上「江陵到孱陵百一十里」「孱陵到索二百九十五里」，「索到臨沅六十里」基本上都是經水路通郵。

並進一步推論，這條郵路不自「鄢」（今湖北宜城南）直行「遷陵」（今湖北龍山），也不自「江陵」（今湖北荊州）直行「遷陵」而看似迂行至孱陵（今湖北公安西南）、索（今湖南漢壽或常德東北），「臨沅」，應當主要是為了水路交通的方便，研究者指出從鄢—銷—江陵—孱陵—索—臨沅—遷陵的里程表，證明當時

<sup>31</sup>同前註。

的交通已經注重利用「漢水、長江、洞庭湖水道」。<sup>32</sup>

另外，在《張家山漢簡·二年律令》的《行書律》記載：

十里置一郵。南郡江水以南，至索（？）南水，廿里一郵。二六四<sup>33</sup>

簡文中談到南郡江水以南。《漢書·地理志》云：

南郡，秦置，高帝元年更為臨江郡，五年復故。<sup>34</sup>

江水所指為長江以南，而對於「索（？）南水」，「索」在《漢書·地理志》載：

武陵郡……縣十三：索，漸水東入沅。<sup>35</sup>

從現有資料看「索（？）南水」可能是索縣以南的漸水。「南郡江水以南，至索（？）南水」，應是指從今湖北江陵到湖南常德漢壽的區段。與其他地方多為「十里置一郵」不同，「廿里一郵」的設置，很可能根據水驛的效率而規定，也就是說，「南郡江水以南，索（？）南水」的地方，很可能郵驛傳遞的方式以水驛為

<sup>32</sup>王子今，〈秦漢時期湘江洞庭水路郵驛的初步考察—以里耶秦簡和張家山漢簡為視窗〉，《湖南社會科學（文教·歷史）》，頁 137。

<sup>33</sup>張家山二四七號漢墓竹簡整理小組，《張家山漢墓竹簡》，頁 169。

<sup>34</sup>《漢書》，卷二十八，〈地理志上〉，頁 1566。

<sup>35</sup>同前註引書，卷二十八，〈地理志上〉，頁 1594。

主。<sup>36</sup>

秦漢時期，嶺南經濟文化已經達到相當高的水準，並且在許多方面與內地的水準相趨近。此地的發展是以水運作為重要基礎，主要的水運是利用珠江水系。珠江水系早期的航運為海南交通開拓作準備。珠江的水運的利用情形，據《史記·南越列傳》記載：

元鼎五年秋，衛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，出桂陽，下匯水；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，出豫章，下橫浦；故歸義越侯二人為戈船、下屬將軍，出零陵，或下離水，或抵蒼梧；使馳義侯因巴蜀罪人，發夜郎兵，下牂柯江；咸會番禺。<sup>37</sup>

王子今研究指出，路博德軍所走的為連江，楊僕軍所走為滇水，此兩條水路為北江又稱秦水。戈船將軍所走為桂江，下瀨將軍為賀水，馳義侯軍所走為北盤江—紅水河，此三條水域合稱西江又稱郁水。<sup>38</sup>對嶺南的用兵走水陸，因此在軍情傳遞上肯定也是利用水路，珠江小系的水路郵驛設置情形，因為缺乏史料的記載，不得其詳。

從郵驛制度的發展角度來看，陸路郵驛之外，便利的水運也可用之做為陸驛

---

<sup>36</sup>王子今，〈秦漢時期湘江洞庭水路郵驛的初步考察—以里耶秦簡和張家山漢簡為視窗〉，《湖南社會科學（文教·歷史）》，頁 138。

<sup>37</sup>《史記》，卷一百十三，〈南越列傳第五十三〉，頁 2975。

<sup>38</sup>王子今，《秦漢交通史稿》，頁 169。

的傳遞之用，因此，有水路郵驛的存在。傳世文獻中罕見記載，現今由於《里耶秦簡》及《張家山漢簡》中片段的記載，使我們對於秦漢時期的水路郵驛傳遞路線有了一初步的認識，但由於提供的史料尚少，尚全面完整的建構秦漢時期的郵驛傳遞路線，所以本節只能利用學者們研究的成果做一簡略的介紹。

